

爷爷的火炕

三里河实验学校 汤智轩
指导教师:张德成

我的爷爷是一名普普通通、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。他勤劳,朴实,善良,种了一辈子的地。他平时的最大爱好就是在空闲时间打盹睡觉,伴着他的是个大炕。

小时候,我的父母在城里打工,我就住在爷爷家。从我记事起,我就喜欢趴在火炕上,依偎在他的身边,数他额头上似小溪般的皱纹,更喜欢他用那干裂、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的大手在我光滑的脑袋上爱抚,那手上的每一道裂痕都是爷爷辛勤付出的见证。

爷爷勤劳能干,是村里出了名的劳动好手,严寒酷暑,风里雨里,他总是天刚亮就起来干活,太阳落了才带着满身泥土回来。饭后,爷爷总喜欢坐在炕沿边抽上两袋旱烟,然后一头栽进炕头,呼呼大睡,第二天仍旧精神饱满的继续他的劳作。

六岁后,我上了小学。虽然爷爷不大识字,但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。放学回家,火炕就成了我的学习营垒,爷爷也守在这方火炕边,像个哨兵一般,不允许任何人打扰我。当我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向他分享时,他会从炕席底下抽出一张人民币奖励我。爷爷总是对我说,“农村孩子要想出人头地,唯一的办法便是好好学习,否则就会没出息。”有时为了激励我,他还会坐在火炕上讲许多他年轻时的故事。从各种庄稼的播种收获到他个人的成家立业,故事虽然普通,现在想来,无不充满着人生的艰辛和智慧。“一定要好好学习啊!”这句话总是挂在爷爷嘴边,鞭策我不断努力。

上初中后,我离开了老家,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,与爷爷在火炕上相伴的记忆也渐渐变得久远了。但爷爷身上的勤劳与智慧,我将永远铭记于心。

弟弟二三事

洋河中学 苏爽
指导教师:朱丽萍

说起我家的“调皮鬼”弟弟,可真是麻绳拎豆腐——别提了。

弟弟从小就显露出“皮”的本事来:玩玩具的时候,一会操起水枪“毗”人一脸水,一会刚买的奥特曼就被“五马分尸”,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,跟遭贼了似的;他要想捉迷藏,床底、墙缝都往里钻,衣柜里的衣服都能给掏出来,好给他腾地儿;大中午的不睡觉,攀着门框“噌噌”往上爬,在院子里追鸡撵狗,搞得鸡飞狗跳……奶奶总是叹着气念叨:“小祖宗啊,你真是个调皮鬼啊!”

“调皮鬼”也有安静的时候,不过他安静起来准没好事发生。这不,刚放学回家就看到弟弟在书桌前画着什么。我走过去一看,差点没背过气去,弟弟竟然把画画在我刚买的书上了!我一把抢过去翻看,除了这幅“大作”外,书里面的插图也被他涂得惨不忍睹,苏轼的眼睛给画上了双眼皮,胡子涂得像瀑布……这可是我最喜欢的《苏东坡传》啊!我气急败坏,操起边上的扫把就要打他。弟弟急忙抓住扫把,一脸谄笑地说:“姐姐,姐姐,你别生气!我下次再不敢了,我把我的零花钱赔给你!”边说边往屋外退去,再没见他的踪影。我知道他又溜之大吉了,又气又无奈……唉,谁让他是我的弟弟呢!

在自己家里调皮还话说,可别去外面惹祸呀!可是……

去年寒假,弟弟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,爸爸便给了他点钱作为奖励。这可乐坏了弟弟,跑到小卖部就买了一堆烟花:仙女棒、小金鱼、小转花,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。开始还好,就在院子里放个响,听个动静,可到了后面就不安分了。你看他,在狗窝前点一个小转花,吓得小狗慌忙窜出来;在睡觉的小猫身边点燃一根仙女棒,惊得小猫“喵喵”乱叫。后来你猜怎么着,竟拿着一盒“小金鱼”,偷偷来到邻居王奶奶家,王奶奶正在哄孙女花花穿新衣。弟弟蹑手蹑脚地走到王奶奶身后,抓起几个“小金鱼”往地上甩,突如其来的“噼里啪啦”声惊得小孙女花花哇哇大哭起来……弟弟一看知道闯了祸,连忙一溜烟跑了。不一会儿,爸爸便揪着“调皮鬼”弟弟的耳朵去邻家赔礼道歉去了……

回家后,弟弟少不了挨爸爸的一顿揍,剩余的烟花全被没收,又被妈妈揪着耳朵教训了一番,直到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才被妈妈松开。经历了这一次之后,弟弟再不敢做这么危险的事,随着年龄的增长,做事也有分寸感了,但有时候还是“皮”性难移。

你说我这样的弟弟该不该提呢?



我的母亲

胶莱中学 孙复雨 指导教师:孙晓玲

我的母亲,出生于标准的农民家庭,她只上完了小学,就到工厂干活。她任劳任怨,竭尽心力呵护我们茁壮成长。

母亲有一双小眼睛,那眼中射出的光似一把锐利的刀,常常让犯错的我无处遁形。有一次,我正想找个理由搪塞自己的错误,一抬头对她那大眼睛,那眼睛仿佛早已看穿我全部的谎言,把我想掩盖的东西一一摆在面前。我慌乱地低下头,赶紧认了错,她那双眼睛才稍稍温和些。

母亲是严厉的,更是要强的。从小到大,我从未看到她依赖过谁,也从未听到她抱怨生活的艰辛。那些年,她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,便到帽厂“跑”口罩,有次从厂里回来,染上一身油污味,她一靠近我,我就捂着鼻子蹦得离她老远,母亲眼中便闪过一丝黯然,但从那次以后,我再也不曾闻到她身上有这种味道。

一次,老师要求用手机发送作文,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妈妈所在的帽厂去找她。当时正值隆冬,厂房里只有一个取暖炉,炉火奄奄一息,即使贴近炉子也感觉不到多少暖意,离远一点,就更不用说了。十几台缝纫机围着火炉,母亲在外围,我一眼便看到了她,她又矮又小,歪着脑袋缩在缝纫机的针旁细细观察着,手上忙活着,看到我,眼里闪过一丝讶异,发现我的外套单薄,边把身上的外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,边训斥我:“这么冷的天,穿这么少,跑到这来做什么!”我支支吾吾地应着:“我,我要用手机,传作文。”她掏出手机,递给我,催促着:“拿了手机就快回家,别冻感冒了!”我这才看清她的脸,肌肤冻得发紫,眼球布满血丝,乱蓬蓬的头发随意扎着,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涩。接手机时,我无意间触碰到她的手指,冷得像冰碴儿似的,刺得我浑身一抖,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我忙用两手去捂她的手,她竟慌乱起来了,把我的手轻轻拂开,柔声说:“我手凉,别冻着你,快回家去。”我攥紧手机应着,慢慢往回走,耳边缝纫机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,震得我头疼,也震得我的心不停地疼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。她严厉,要强,不善表达,但默默爱着我们。每当我偷懒时,想起她的脸,尤其是她那锐利的目光,我就又充满了动力,提起笔来继续学习。

奶奶的陪伴

振华实验学校 郑家辉 指导教师:王红梅

童年的记忆总是温暖而美好,那里有无尽的欢笑和纯真的快乐。对我而言,最惬意、最舒适的日子,便是与奶奶相伴的时光。

夏日的夜晚,奶奶的院子被一层淡淡的月光笼罩,银色的月光洒在院墙上,反射出斑驳的光影。微风拂过院中的老槐树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与草间细细的虫鸣共同编织出夜晚的交响乐。奶奶总会在饭后搬一把藤椅在院中坐下,轻摇一把古老的蒲扇,我依偎在奶奶的身旁,抬起小脑袋仰望无尽的苍穹,不知疲倦地数着星星: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奶奶笑眯眯地望着我,满是欣赏陶醉,她手中的蒲扇一下、两下、三下地扇着,为我驱赶身边的蚊虫,送来缕缕清风。很多时候,奶奶还会哼起她家乡闽南的小曲,婉转柔美、轻松愉悦,在那些听不懂的曲调里,我总是呵欠连连,渐渐睡眼朦胧,奶奶便把我轻轻地抱起,搂在怀中,继续哼着、摇着……

有奶奶相伴,幸福无边,更何况我还经常找机会去索求幸福呢?

村子里的孩子都是“群居动物”,每天吃完早餐就像着魔一样聚在一起,在逃离大人视线的快乐中,我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。或爬墙上屋,或追逐打闹,也曾因此划破了衣服,蹭破了皮肤,大家都毫不在意。可是,一回到家,我总会眼含泪花、可怜巴巴地给奶奶看我划破的衣服,看我破了皮的膝盖,奶奶便会大声叫着“乖乖”,过来给我吹吹揉揉,有时还会取出碘伏和棉棒细心地给我擦洗伤口,偶尔伤口稍微严重一点儿,奶奶就会心疼得眼泪汪汪。那划破的衣服,总会在第二天早上像新的一样出现在我的床头,破的地方有时候是密密的针脚,有时会给贴上一块漂亮的补丁贴。别人都说奶奶太溺爱我了,得给我立规矩,只有奶奶淡淡地一笑说:“包裹在爱里长大的孩子,心中充满爱,他会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……”

我学前没上过幼小衔接,我的启蒙老师是奶奶,她教我认识了“口、耳、目”,她教我读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”,她教我珍惜时间,教我讲信用、懂礼貌,教我节约,教我勇敢……

上学后,我离别了老家,离开了奶奶,但奶奶的爱与教导一直陪伴我走过岁月中的繁华与落魄、光明与黑暗,陪我登过高山、趟过大河,陪伴我成长为一个善良勇敢心中有爱的男子汉!

谢谢奶奶!谢谢您的陪伴!